

“资本逻辑”的逻辑进路:三阶递进生成路径

王学荣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 资本逻辑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三阶递进的衍化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是一个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的重要时代,自由竞争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在资本逻辑的刺激和推动下,资本主义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开始在经济社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阶段呈现出竞争与垄断并存的复杂局面。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又从福特制开始转向后福特制,这是资本逻辑发展的一个历史新形态,呈现出种种新气象,但这一系列的新变化并没有摆脱资本逻辑的支配,资本逻辑仍然是这一时期的主导逻辑,这些新气息不过是资本逻辑在这一特定时期裂变的“碎片”。

[关键词] 马克思; 资本逻辑; 逻辑进路; 三阶递进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1-0053-04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好,政治经济学也罢,资本逻辑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多年来,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资本逻辑进行过探讨,并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但过去学者们在研究资本逻辑时,往往将其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用于分析其他相关问题,却很少有人将资本逻辑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对资本逻辑自身衍化逻辑的研究就更少了,以至于资本逻辑自身的衍化逻辑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一个薄弱点。若不把资本逻辑自身作为考察对象,不深入地考察其自身的衍化逻辑,那么对资本逻辑的认识很难说是深刻的。而在对资本逻辑自身缺乏细致深入探讨的情况下,直接将其作为研究视角去分析其他相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种分析方法自然是不到位的。只有将资本逻辑自身纳入考察对象,并着重分析其自身的衍化逻辑,才能获得对资本逻辑更为深刻的认识。本文通过对资本逻辑历史流变的纵向考察发现,资本逻辑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三阶递进的衍化关系。笔者认为,资本逻辑是贯穿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一条“主线”,深入研究和探讨这条主线索,亦将有助于正确认识和看待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

—

所谓资本逻辑,简言之,就是资本不断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内在本性。它以一种必然如此的方式贯

穿于资本发展的全过程,反映了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并通过一系列的经济现象和经济环节体现出来。资本逻辑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从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另一方面则是借助于物的力量而产生的创造现代文明的逻辑^[1]。

资本的双重逻辑均是由资本的自身规定性和其内在本性衍生出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资本逻辑的二重性作了详尽而系统的分析和阐释。正确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揭示的资本逻辑,将有助于正确认识和看待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乃是本文研究资本逻辑的出发点和原动因。

有学者在论文中这样谈到,“只要这个时代还是资本逻辑占主导的时代,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仍然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2]。关于该观点笔者不禁要提出这样的质疑:如果资本逻辑在一个社会中还存在,但已经不占主导,难道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就没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了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在一个社会中,只要资本逻辑还存在,不管它是否占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逻辑的分析和批判就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很难说资本逻辑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主导逻辑。然而我们也必

须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它是从很不发达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脱胎”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3],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社会主义还仅仅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正是由于这种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性,决定了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尽管已经不占主导地位,但在相当长时期、相当大范围内仍然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对资本逻辑的分析与阐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资本逻辑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甚至有学者还这样谈到,“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内容是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分析。这种批判分析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批判分析资本的历史过程,一是批判分析产生于这一过程中的思想进程,形成了开放的理论空间。”^[2]在这里,笔者姑且不去讨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分析”究竟是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资本逻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地位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在卷帙浩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中,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分析可谓多矣,而最为详尽最为系统的分析无疑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甚至可以说,资本逻辑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始终是作为一条“主线索”贯穿其中的。既然如此,不对资本逻辑进行深入探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也就无法深入下去,甚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可喜的是,多年来,很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资本逻辑进行过探讨,并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但笔者同时也注意到,过去学者们在研究资本逻辑时,往往将其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用于分析其他相关问题,或者说,往往把资本逻辑作为理解其他问题的“一把钥匙”,却很少有人将资本逻辑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对资本逻辑自身衍化逻辑的研究就更少了。笔者认为,若不把资本逻辑自身作为考察对象,不深入细致地考察其自身的衍化逻辑,那么对资本逻辑的认识很难说是深刻的。而在对资本逻辑自身缺乏细致深入探讨的情况下,直接将其作为研究视角去分析其他相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种分析方法实在是无异于叠床架屋之举,自然是不到位的。

二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时代,这是起码的常识。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

正是一个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的重要时期,自由竞争恰恰就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详细地考察了资本主义这一发展阶段(即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基本特点,认为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过渡是资本内在逻辑刺激作用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认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随着机器大工业的迅猛发展,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我们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考虑这一问题。从微观层面(即单个企业)来看,大机器生产逐渐代替了手工工具,一大批产业工人共同使用社会化的生产资料来协同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并且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企业内部组织管理严密,社会化大生产高效有序地进行;从宏观层面(即整个社会)来看,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和细致化,企业与企业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依存度大为增强,整个社会生产已经联结成一个统一的“生产网”,任何一个企业或部门就好比这个统一之网上的一个“纽结”。特别是,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世界市场逐渐形成,生产的社会化也从一国范围逐渐向世界范围扩展,这是社会化大生产进程中的又一次巨大飞跃。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4]。正是由于资本逻辑的推动,使得各种具体的资本形态向世界范围流动,生产的社会化愈来愈明显。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客观上则要求部门与部门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能够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因为只有比例协调,社会化大生产才能正常运行,否则,社会化大生产的进程必然受阻。可是,在资本逻辑的刺激和作用下,资本家一心只想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于是各个资本家便

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资本家不会也不可能完全了解和掌握整个市场的信息,更多的是根据私利来从事商品生产活动。换句话说,哪里有利可图,哪里获利最多,资本就流向哪里。对此,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者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5]这样一来就使得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各企业之间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不相适应,这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恰恰是相悖的。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此二者相悖性这一“表层”上,而是进一步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马克思认为,从根本上讲,这种相悖性是资本逻辑作用的结果,恰恰是由于资本内在逻辑的推动和刺激,资本主义才得以继续向前发展,并且为未来历史的实现开辟了“可能性空间”。因为资本逻辑说到底便是资本不断追求最大限度利润或者说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利润不过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推而言之,只要有资本存在,资本逻辑就必然发挥作用。作为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资本逻辑是贯穿于资本发展的全过程的。

在资本逻辑的刺激和推动下,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便开始了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竞争基本上被垄断所取代了,垄断开始在经济社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样,资本主义便历史地进入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资本集中和资本垄断代替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经济社会呈现出一系列的新特点:在这一时期,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组织化生产占主导地位,生产方面以福特制为基础,组织管理方面以泰勒制为基本特征,技术与创新在生产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个人技艺开始让位于精确化、智能化的机器大生产。尽管垄断资本主义呈现出这么多的新特点,但是,资本逻辑仍然是社会的主导逻辑。正是由于资本内在逻辑的张力作用,垄断资本主义才能成为新的时代制高点。正是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列宁以其敏锐的眼光将资本集中和资本垄断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支点,提出了著名的“帝国主义论”,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

阶段”,并将其基本特征概括为5个方面:(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6]。尽管垄断是从自由竞争中生长出来的,然而垄断并没有消除竞争。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恰恰呈现出竞争与垄断并存的复杂局面。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到垄断阶段,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自身运动的产物,亦是资本逻辑刺激和推动的结果。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又从福特制开始转向后福特制,资本的世界性输出逐步转向了资本的全球化。这又是资本逻辑发展的一个历史新形态,也就是波洛克(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在“晚期资本主义”,资本的表现形式和运作方式与前两个阶段具有明显的不同,呈现出诸多的新特点,但始终并没有离开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透彻分析的资本逻辑。就实际情况来看,晚期资本主义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相比,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确实都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例如生产、管理、运作、消费乃至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都呈现出种种“新气象”:在生产方面,过去的大企业生产逐步转向灵活多样的小企业小公司生产;在组织管理方面,由泰勒制开始转变为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在资源配置与资本运作方面,全球化的浪潮逐渐冲破了原有的资源配置方式和资本运作模式,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快速流动并加以重组;在消费方面,小批量的生产既促进了消费的快速变化,又满足了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消费体系在经济社会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所追求的已经不仅仅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了,更关注的往往是它的“符号价值”(例如商品的品牌);在思想观念方面,反本质主义、去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反理性主义、异质性、差异性、离散性、多元性、开放性、流动性甚至解构性、颠覆性等特征体现得尤为明显,后现代主义思维开始形成^[7]。至此,科学主义的方法和立场、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人道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以及整体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等等所谓的“传统”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甚至颠覆。但这一系列的“新变化”非但没有摆脱资本逻辑的支配,相

反,这恰恰是资本逻辑起作用的结果,资本新的运作方式只不过是资本逻辑在当代社会发展的另一种表现形态罢了,资本逻辑仍然是这一时期(即波洛克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逻辑。至于上述种种“新气象”无非是资本逻辑在这一特定时期裂变的“碎片”。

三

从自由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再由垄断资本主义进入晚期资本主义,资本逻辑在其中经历了三阶递进的衍化。垄断资本主义具有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新特点,晚期资本主义亦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从根本上来讲,这是资本内在逻辑不断衍化的“显现”。

近年来,从哲学的角度探讨《资本论》及其手稿似乎成了学界的一个“新热点”。但笔者注意到,学者们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所谓的“哲学研究”,基本的思路无非就是从宏观上探讨《资本论》及其手稿不仅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更是一部哲学著作。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只不过给人的感觉往往比较“空”,是一种典型的“大而话之”的研究思路。事实上,资本逻辑作为《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一条“主线索”,本身就是一个极具理论深度的问题。但遗憾的是,过去很多学者往往将其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去分析其他相关问题,却很少将资本逻辑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以至于人们对资本逻辑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达到它本身具有的理论深度。正是从这个意

义上讲,资本逻辑的研究仍然是目前学界的一个薄弱之点。至于理论界对资本逻辑自身衍化逻辑的探讨,则更是少之又少了。当然,学界目前的薄弱点正是我们研究的着力点,因为恰恰是学界的薄弱环节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研究空间。

资本逻辑尚且具有如此这般的理论深度,而对于资本逻辑自身的衍化逻辑而言,其复杂性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这种复杂的衍化逻辑或许不是“三阶递进”这四个字就能完全概括得了的。本文不过是一个初步的探索,欲透彻理解资本逻辑的衍化逻辑当然还有待学界同仁作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王学荣.从资本逻辑的二重性透视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态度——以《共产党宣言》为例[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27-29.
- [2] 仰海峰.反思与建构——马克思哲学当代阐释中的几个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8(11):33-37.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4.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58.
- [6]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5-176.
- [7] 丰子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J].中国社会科学,2005(4):53-62.

The Logic Approach of “Capital Logic”: The Generated Path of Three Stages Progressive

WANG Xue-rong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stages progressive derived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apital logic. Marx and Engels lived in the free competition period of capitalism. Thi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imes in which the capitalism workshop handicraft industry began to change into the large industrial machinery. Free competition is a significant feature in this period. Because of the stimulation and promotion of capital logic, the transition from free competition to monopoly took place since 1870's. By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onopoly began to occupy a dominant position in society. There is a complicated situation of coexistence of competition and monopoly. The western developed capitalism began to transform from fordism to post-fordism after 1870's. This is a new historical form of the capital logic, in which new atmosphere appears. But the series new changes did not get rid of the dominant status of capital logic. The capital logic is still the dominant logic in this period. The new atmosphere is only the “fission fragments” of the capital logic in this special period.

Key words: Marx; capital logic; logic approach; three stages progressive